

西園聞見錄

第六十六冊

三國志見

卷六十一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七目錄 外編

藩臬

前言

丘濬

葉居昇

往行 關

守令

前言

葉居昇

范珠

崔銑

呂楠

往行

馮 ☐☐

循良

前言

徐溥

羅洪先

洪朝選 二則

申時行

于慎行

蜀饑民

往行

詹俊

歐陽銘

吳履

任勉

康彥民

廖欽

況鍾

劉叔慈

劉謙

李信圭

孔鏞

岳璿

陳煒

何淡

楊繼宗

劉喬

厲昇

楊護

胡琮

黃璉

劉纓

李愚

王啓

王維

劉素彬

于訓

周盛

趙鶴

丘養浩

唐音

顧璫

宋百華

史記勳

陳善

趙錦

徐九思

顧夢圭

顏鯨

高鶴

楊棐

夏良心

吳之圭

沈鳳翔

恤民

前言

趙南星

喬應甲

張濤

劉懋

陳良訓 三則

往行 聞

聽訟

前言

湯聘尹

蕭彥

李世達

毛愷

往行

單安仁

吳履

顧光遠

丁文昇

周成德

周鳴

甯直

章敏

龔永吉

范希正

焦宏

趙豫

黃紱

余子俊

和維

祝顥

丁璐

東思忠

魯永清

陳恭愍

陳琦

陳麒

周源

龔弘

劉道立

郝鑑

鄭綺

楊繼宗

王哲

楊武

楊志學

王時中

張昺

馬應祥

陸鰲

陳雍

韓紹宗

沈霽

趙伊

湯沐

陶諧

鄭洛書

嚴天祥

張澤

龐嵩

吳達

商廷試

賀朝用

鄭舜臣

周崑

王鈺

劉兆元

雷禮

劉逢愷

范櫝

趙汝濂

馬文煒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藩臬

前言

丘濬曰黃帝四監唐虞四岳十二牧三代方伯連帥是皆後世監司之任但是時封建之制行所監者乃諸侯之國秦漢以來雖設刺史州牧觀察節度轉運提刑等職然官無常制治無定署其流之弊乃至任分而不一權重而不掉有監察之名無刺舉之實遂至吏無所懲而民不受惠也亦有之矣國初循勝國之制設行中書省旣而罷之分天下爲十三布政司司設布政參政參議各二員皆分左右以總一方承流宣化之任又設都指揮使司以掌軍政按察司以司憲度參峙並立謂之三司治署旣有一定之所官聯復有一定之制德行兼舉文武並用體制相維關絡相通自罷侯置守之後治外之制未有如此之詳且善者

也又于每年遣御使一員以巡按其地臨邊則專命大臣以鎮壓有事則分遣大臣以巡撫是以百年以來官無曠職民無宿寃而禍患不作用此道也仰惟祖宗治外之制盡善盡美誠可謂超越百代者矣然所以振起而維持之者則又在乎聖子神孫焉昔人謂天下之本在于郡縣郡縣之責付之監司而其大綱總要則又專在朝廷試能委任大臣俾之推擇監司豫于未用之先廣爲詢訪遇有員缺隨即選用或舉諸班行或拔自州郡以職任遞遷或以異等超擢又于既用之後責以實效果有異能卽加旌異顯有實跡不次明揚而不肖庸懦貪鄙之徒不顧其一家之哭如此則十三道之藩臬數十員之正佐皆得其人而郡縣無不良之吏田里無不安之民致治之要端在此

葉居昇曰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于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闕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爲宣道風化者安在哉其

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

往行

關

守令

前言

葉居昇曰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所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常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朝廷知所向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可爲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者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

州縣下一文帖里中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如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

范珠曰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守令若然漢史所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力撫字之無方大概俗弊任有司者

以催辦錢穀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成之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循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于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恕失于阿附者髮鬚微白卽目爲老疾穀食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薰蕕莫辨玉石俱焚

崔銑曰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尙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尙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尙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尙之曰功能之吏巧徵窬取此貪吏也而世尙之曰材幹之吏近臣徇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眞延壽之正陽城之寶張堪之清近臣徇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苟非介士必因賞

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源也夫貪匪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于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懾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二則厲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尙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也

南禮部精膳郎中李公遂字邦良有衢州太守之命乃偕其僚問于衢州呂公柟曰此地前有四守率被訟去而遂又薄弱多病奈何涇野子曰前四守之去恐非皆衢人之罪也必其心衢人多未知之耳邦良茲往當使衢人皆知其心乎知其心而民之不悅者鮮矣又何難于衢州邦良亦聞漢張騫之窮河源乎西至葱嶺山星宿海所經之地多淳坭古里淡巴婆羅阿哇忽魯之種其生率獸心鳥啄非人所居也騫往返數年未嘗有害又聞夏大禹之導江漢乎南至彭蠡洞庭所游之處或峒嶲祝融西陽之險三嵎匡廬龍會儲潭之阻其幽多神姦鬼怪非人

所安也禹往來且八年未逢其害蓋騫之心人皆知其爲窮河源以通
遠非有他意也雖虎豹犀駝皆遁避矣禹之心人皆知其爲除水患以
安民非有他意也非有異謀也雖魑魅魍魎皆潛匿矣若使邦良之在
衢也愛其獅橘以賂上官朝取十筐暮取百筐喜其藤紙以厚私室日
取十一月取十千則其心誠衢人所不知固有怒及橘藤之少而怨及
筐筥之大者矣恐四守者之去亦猶是也若使邦良之在衢也見姑蔑
之南自欄柯以至于几龍浮蓋之間凡常山江山之區有田數千頃此
不治其塘洲者鞭其背彼不修其陂陁者咎其膚農隙方殷之日無或
少息焉太未之北自崢嶸以至唐臺石門之處凡龍遊開化之野有桑
數萬株不浴種者桎其足不盆纁者桎其手蠶月方競之時無或少逸
焉則見三衢之人莫不曰鞭笞我者非厲我也欲我之有食也男歌于
野矣桎梏我者非賊我也欲我之有衣也婦勤于機矣則吾邦良之心
白日懸天清流在地莫不仰其照臨而藉其潤澤尙有一夫不知者哉
雖魯公儀鄭子產漢黃霸龔遂皆可頡頏矣安可與前四守者論高下

耶

往行

馮□□臨朐人嘗爲華亭令先是撫按所至之邑胥吏之徒皆有常賄一不如意則挾撻捃撫無所不至公在縣時獨毅然曰華亭之民我子弟也割子弟之肉以餒鷹犬豈長民者所爲卒不與乃亦以調去時華亭水儉例得報災華亭有東西兩鄉西畏水東畏旱民戶有定籍而產無常處一有水旱以開荒爲名規避百出或有以開荒告者公曰夫開荒則民之利五而奸詭之弊百吾不能以百弊易五利爲奸詭作囊橐遂不許大爲巡撫張公所窘遂至繫逮不能自給邑中薦紳哀其貧苦爲之辦餐何良俊曰古稱良吏不可爲不虛也昔沈瓚之爲丹徒令以廉潔不事左右浸潤之遂鎖繫上方瓚之見天子自理曰臣坐清無以承奉要人所以得罪上問要人爲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上知其無罪復其官若臨朐者近之後臨朐事竟得白調蕭縣擢尙書郎累官按察副使

循良

前言

徐文靖公曰夫仕貴得行其志焉耳初不較其秩之崇卑也今六官之事大率總于卿爲之貳者雖有才美不能以自見列方岳者分郡縣而理之時一按臨朝至而夕去雖有愛民之心勢不能以周徧而浹洽也豈若爲郡者之專乎政事緩急先後惟我之爲閭閻休戚惟民之從吾之才美而以著吾之愛民亦于是而周徧浹洽也故曰仕貴得行其志他不足較也

羅洪先曰世言儒術不切吏治以爲爲吏將以整齊奸僞畢順軌則也處上下之間則情不兩得承俞慢之後則譽不獨起故必有違心之行借色之言揣摩柔曼操切武健之說工而吏治多端矣儒者薄功能拘繩墨循善人之事子惠休息此隆古之訓非以責之叔季也自斯言出而吏相譎幻民之得被膏澤者日益鮮矣

洪朝選曰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富醫不能愈人病貪醫能愈人